

## 2. 歷史思考的特點與歷史知識

剛剛有幾位同學在休息時間提出一些問題，我很願意回應各位同學的提問。第一個問題是：希望以我個人的求學經驗來給各位一點建議。我個人微不足道，但我很願意就我個人經驗與同學分享，一起思考怎樣走上正確的、可大可久的發展方向。我接著講我大學的時候，我以第一志願考上台大歷史系，開學之前非常興奮，但是不久就發現一個老大學存有許多教學的問題，於是我常逃課，在圖書館借書自己讀。我們要如何自我提昇呢？第一，盡一切力量提高獨立批判思考的能力，這是不是說要先選修大一邏輯呢？可能不是，因為邏輯推理都是形式思維，我們要讀古今中外的偉大著作，從柏拉圖(Plato, 428-348/347B.C.)、黑格爾(Hegel, 1770-1831)、馬克思，只要一進去，狀況就會不一樣，因為我們已經經歷過偉大心靈所思考過的道路。第二個是要盡一切力量把本國語文學好，外文徹底讀好。英文是國際語言，不論各行各業，英文一定要非常好。其次，亞洲的日文也很重要，日本的翻譯事業非常發達，任何一本不論什麼語言的著作，只要一出版，一定有日文版出來，只要把日文控制好，我們甚至可以不必要懂其他的歐洲語言。第三件事情，在你年輕的時候，把歐洲很重要的學術語言德文學好。近幾百年來，最重要的文史哲、工程、音樂、美學，各方面很重要的書都是德文所寫。

讓我們接著探討歷史思考的特點。我們現在考慮歷史知識的性質，可以扣緊三個問題思考：歷史思考活動是指向什麼目的？歷史思考活動的對象、歷史思考活動的主體又是什麼？我們先從目的性看，歷史知識就是人類為了求取自我了解而進行的一種理性思維所建立的知識系統。「自我了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人要了解自己是多麼的困難。人在脫離母體的時候，沒有一個嬰孩是微笑或大笑，每一個嬰兒都在哭！是的，人生充滿著苦難與哀傷。剛才同學說讀中國近代的歷史，不外是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歷史好像充滿悲哀。我說：「對，對悲哀經驗的重新認識與分析，是脫離悲哀、走向喜樂最根本的捷徑」。「自我了解」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屈原(340-277?B.C.)在《楚辭》〈天問〉裡，對上天提出一連串的問題：

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sup>12</sup>

剛才同學問：「什麼是超越性？」超越性就是我們除了活在當下，作為生物的「我」的各位同學，活在時空交錯的台灣的二〇〇二年的「我」之外，每一個人還有一個「超越的自我」，是不受時間、空間所束縛的「我」。我剛才講歷史思考的特點，說時間是最大的暴君，沒有一個人可以逃離時間的宰制，但是作為一個超越的人，

---

<sup>12</sup> 臺靜農：《楚辭天問新箋》(台北：藝文印書館，1972)，頁 1-4。

我們也可以超越於時間之外，例如各種的宗教靈修活動、禪修靜坐，不是使我們暫時脫離軀殼的負擔或侷限嗎？這就叫做「超越性」。人不是只有這一刻的存在，如果是這樣，和動物有什麼差別？人的偉大就在於：人能在有限的生命裡創造無限的意義，這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課題。一個有歷史思考能力的人，心胸開闊，看盡歷史的長河。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是時間控制的，無所逃離，逃離時間的控制唯一的辦法，就是加強我們的歷史思考，把歷史思考轉化成歷史知識，這是唯一的途徑。

什麼是歷史知識？從目的性來看，是人爲了求自我了解，而進行理性思維的一種活動。這種歷史思考，與透過宇宙論的、本體論的超越性的自我了解是不一樣的。歷史思考通過時間脈絡來瞭解自我，把自我脈絡化於現在所生存的空間裡，理性思維相對於感性，就是說人根據知識，對事物加以分析解釋、組構、批判的那種冷靜觀照的態度。歷史讀得多，人會變得冷靜，甚至冷酷。很多沒有經過歷史深度所洗禮的人，看到眼前的事情，會立刻爲它所動，被它吸引；但是一個有歷史思考能力的人，理性比較發達，會對遇到的事情作一番冷靜的理解。人透過建立歷史知識系統，尋求自我了解，但是人的自我瞭解問題非常複雜，牽涉到所謂後現代的思考，「後現代」的挑戰使歷史研究成爲可被質疑的論述。歷史研究的重心逐漸轉向「歷史是爲了誰」的問題？

第二點，從歷史知識活動的對象來看，歷史知識是人經由對變動的現象加以推理而建立起來的知識系統，不訴諸於抽象性，是從具體性出發。歷史思考的對象都是具體性時間、空間裡的人、事、地、物，都是變動性的，而不是靜止性的，是推理而不是演繹的過程。例如，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有一本書叫《上帝之城》（*City of God*），把歷史解說成上帝的意志在人間的呈現，人的歷史早就被上帝所決定，只是照上帝所規劃的藍圖一一呈現。可是理性的歷史思考活動，不是演繹，是一種推理，不是把歷史當作一個既定的意志在人間的展現。

第三個角度，從歷史知識活動的主體來看，歷史知識是以人的思想作基礎所建立的歷史知識，在這個基礎上可以說一切的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這並不是說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可以簡化成思想史，而是指不論是什麼歷史，它都是以研究者爲中心而建立的歷史知識是人的思考的結果，是歷史家作爲人的思考的結果。歷史知識必須仰賴史家對過去發生的事實，重新批判、建構以後才能建立。既然歷史是以研究者的思想爲中心而建構，因此歷史就可以說是思想的歷史。請問這樣會產生什麼問題？首先會感覺到歷史知識是受到人所控制，是會「移動」的，所以二二八作爲一個歷史事件，在中共稱作「台灣人民起義」，在國民黨統治時代，被解釋爲是「共匪潛台份子挑動人民與政府的感情」，到了政黨輪替以後，二二八成爲「勇敢的台灣人站起來」的重要歷史事件，就此而言，歷史可以視爲是被「人」所決定的。因此，更重要的問題是：什麼是歷史的客觀性？

歷史是人所建構的，人的有限性牽動了歷史知識的永遠變動性。因爲人都是受時間與空間所制約的，每一個人都有其時空性，都有其歷史性，因此人所建立

的歷史知識有其永恆的變動性，也因此歷史知識容易被出賣。歷史知識是一把兩刃劍，研究歷史的人的學術良心非常重要，歷史學者的思想產品，對現實世界的影響很大。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是影響二十一世紀很大的一個事件，紐約最傲慢的世界貿易中心，一小時內被阿拉伯的恐怖份子夷為平地，把客機在瞬間轉化為威力幾百噸的炸彈。然而這個事件要如何正確的加以思考呢？當然要有思考能力的人來進行，那誰是有思考能力的人？誰的思想對美國領導階層有影響？美國人的思想深受猶太裔美國高級知識份子影響，所以不均衡的阿拉伯政策導致了九一一事件。歷史知識都是仰賴歷史學家加以組合，歷史學家組合歷史圖像要有材料，例如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圖像，史學家根據二二八受難人的口述、家人的回憶錄、警備總部的報告、公文檔案等等來建構歷史論述。而歷史圖像一旦建立，就不再受這些資料控制，所謂「蠹生於木，還食其木」，狀況就像一隻蟲從腐爛樹木生出來以後，蟲取得獨立自主的生命，也可以反過來吃掉木頭腐朽的部分。在中國的歷史上，有多少歷史當事人，都希望控制歷史。秦始皇統一天下，「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sup>13</sup>秦始皇心想，我是一世，要二世、三世、到千萬世，結果到了二世，就灰飛煙滅，因此杜牧在〈阿房宮賦〉對秦帝國的興亡不勝唏噓感嘆：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sup>14</sup>

可惜人很少從歷史學到經驗跟教訓，常常重複歷史的錯誤。

總結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說歷史知識有其方向性，它指向人的自我了解。歷史研究的對象，有強烈的時空性，因此歷史思考是一種具體性的思考，會落實在人以及人的思考上，以人的思想最爲歷史的主體。歷史知識被人所創造以後，就有自主性。思考批判是建構歷史的條件，那些零碎的古今之辯，只有以史家的一家之言來貫串，才能夠成爲可了解的圖像，人在這裡是重要的。但是人是有限的、人是卑微的，因此人所創造的歷史知識很容易被出賣，如何防止歷史知識被出賣？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

---

<sup>13</sup> 闕勛吾等譯注：《古文觀止》，頁 360。

<sup>14</sup> 闕勛吾等譯注：《古文觀止》，頁 363。